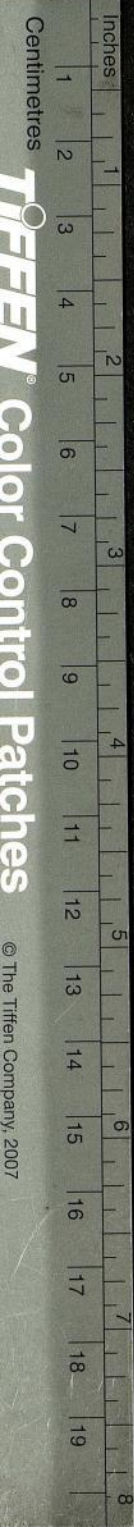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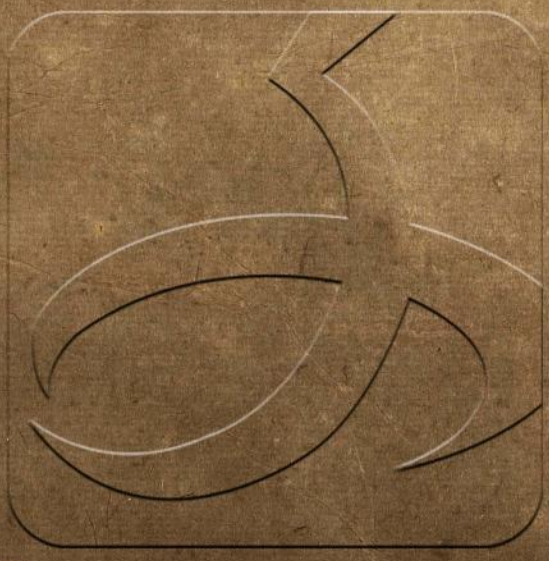




44.199
4437
577



嘉祐集目錄

第一卷

幾策

審勢

第二卷

權書上

權書敘

法制

攻守

審敵

心術

強弱

用間

第三卷

權書下

孫武

六國

高祖

第四卷

衡論上

衡論敘

御將

子貢

項籍

遠慮

任相

第五卷

衡論中

重遠

養才

第六卷

衡論下

申法

兵制

第七卷

廣士

議法

田制

六經論

易論

樂論

書論

第八卷

太玄論

太玄上

太玄下

禮論

詩論

春秋論

太玄論中

太玄總例八十一首

四位
九贊
三方

三州
九部
三家
律法
曆法
古法
推玄算
求表之贊

第九卷

洪範論

洪範論敘

洪範論中

洪範後敘

第十卷

史論

史論引

史論中

洪範論上

洪範論下

史論上

史論下

諫論

諫論上

諫論下

第十一卷

論

管仲論

管仲論

明論

三子知聖人汗論

利者義之和論

辨姦論

第十二卷

書

上皇帝書

第十三卷

書

上韓丞相書

上韓樞密書

上富丞相書

上文丞相書

第十四卷

書

上張侍郎書二首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第十五卷

書

上王長安書

上歐陽內翰書五首

第十六卷

書

上韓舍人書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答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第十七卷

譜

譜例

蘇氏族譜

族譜後錄上篇

族譜後錄下篇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亭記

第十八卷

記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禪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木假山記

引

送石昌言使北引

狀

議修禮書狀

啟

謝相府啟

第十九卷

贊

王荆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說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銘

老翁井銘

丹稜楊君墓誌銘

祭文

祭史彥輔文

祭亡妻文

祭任氏姊文

祭姪位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第二十卷

雜詩

雲興於山

有驥

有觸者犢

朝日載昇

我客至止

顏書

歐陽永叔白兔

答二任

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弃其官得太子中允

景回舊有地在蔡今將治園囿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意

於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為休息之館而未果

今景回欲余詩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異口可以知余之

非戲云爾

憶山送人

上田侍制詩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答陳公美

又答陳公美三首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送師中任清江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

從叔母楊氏挽詞二首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送王吏部知徐州

藤樽

次韻和緡叔遊仲容西園一首

嘉祐集目錄終

嘉祐集卷之一

幾策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
 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
 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
 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
 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
 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而後說不
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
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
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
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
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
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
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盡而
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
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
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
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盡故也故有天下
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
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
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
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
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
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

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
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
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
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
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
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
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
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
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
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
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
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
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
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
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
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
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
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

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縢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置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

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

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
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
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
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
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
憂必有外懼本旣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末也古者夷狄憂
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
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
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
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
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
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

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
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
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
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
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
過冒頓當暴秦刻剝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
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
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
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予行事匈奴割幽燕之
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
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
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
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
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
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
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
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
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

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
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
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
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
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
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
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
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
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
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
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
而後固也鷲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
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甲者進也詞强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
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
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
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
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
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

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被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無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

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
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
身之謀哉今日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
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
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
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
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
為解者是固忘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為福
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

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

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曷錯所以
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
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
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
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
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
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
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脇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

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
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
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
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
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
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
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
呼跳跟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
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跟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
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
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
爾能越吾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
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
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
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
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
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
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

七國之勢也

嘉祐集卷之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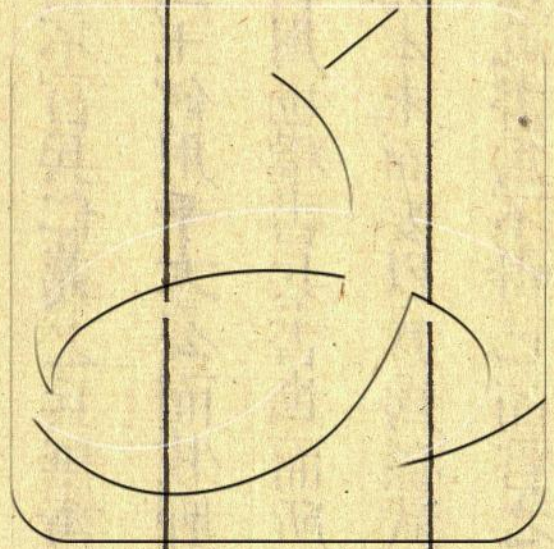
嘉祐集卷之二

權書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權書敘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爲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爲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爲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爲仁義之窮而作也



心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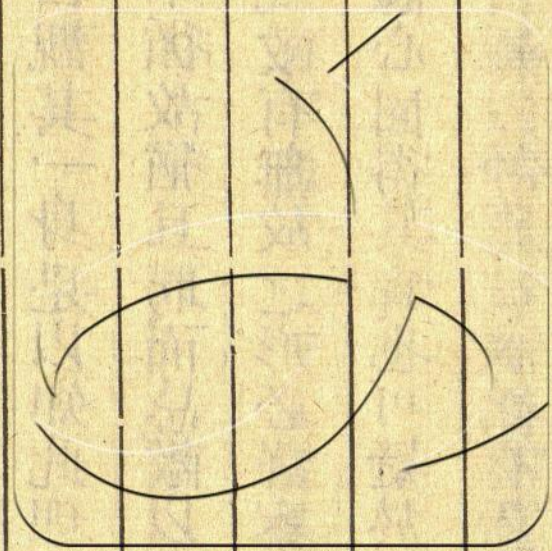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旣戰養其氣旣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

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縱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爲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有以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筆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爲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鬪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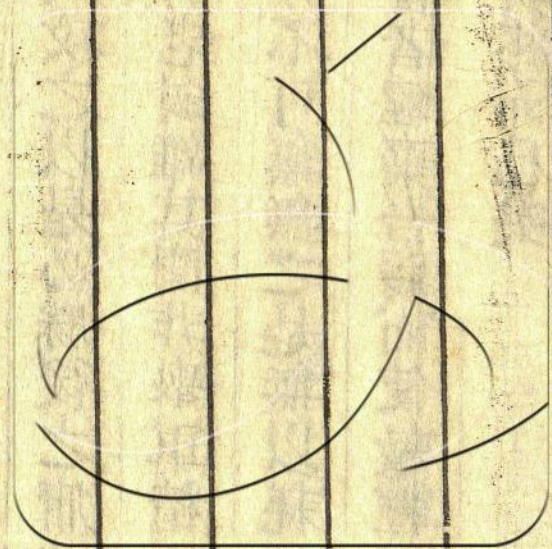
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強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疎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蹙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地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巖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陳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懼背城而戰欲其不懼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睥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爲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強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不馴與彼上馴取君上馴與彼中馴取君中馴與彼下馴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

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
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
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
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天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
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
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
氏角其二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
道益左以爲牡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
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
間必有牝牝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其兵相
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
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
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旣不能處其強弱以敗
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
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
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
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搥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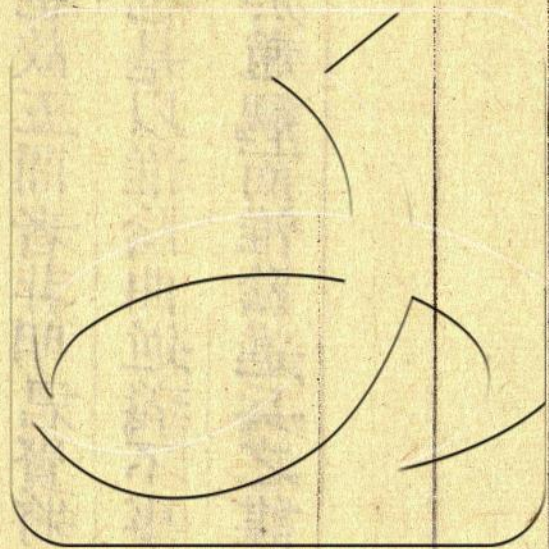
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牆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牆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渙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渙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

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攷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知之備林言尚讓人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相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常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邪伊呂固與人爲間邪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

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
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過天命遂
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
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
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
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
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
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
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
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
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
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
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
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
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嘉祐集卷之三

權書下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
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
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言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
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
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
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

爲將軍及秦楚交以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以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念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日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軍請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喜唐蔡之怒及乘楚用之不仁武之功

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尙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一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

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善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

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討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
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
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
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
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
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

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
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
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
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士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
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
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
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
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
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
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轡則吾恐
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
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
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
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

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
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
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
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
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
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
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
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
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
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
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罷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
而返返則碎於罷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
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
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
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被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
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
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
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陝也彼以爲劍門者可

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
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
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指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
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
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
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也

高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與
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
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
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
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
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
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

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
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
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
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旣不可
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
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
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
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
卽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
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
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
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
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
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
天也使其尙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
最親使之尙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
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
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

嘉祐集卷三
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嘉祐集卷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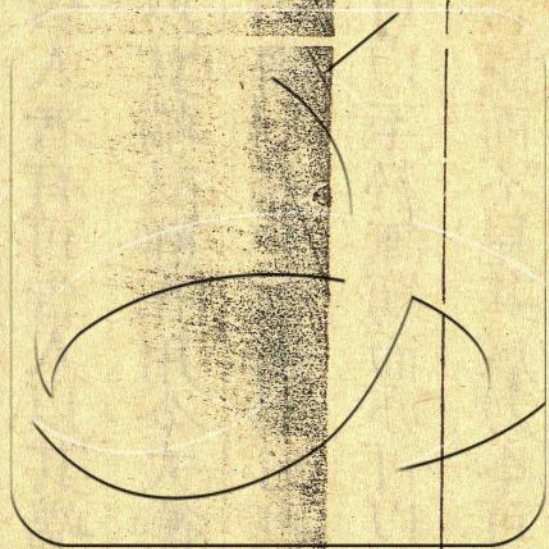
嘉祐集卷之四

衡論上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衡論叙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天衡之有刻也於此爲銖於此爲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以至於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
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
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
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
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
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
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
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

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共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鄒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旣治矣而

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
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
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
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
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
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
君宴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
君如天之遙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
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
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
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
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
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
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
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
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
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
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福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

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
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
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
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苟又曰是難御則
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
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
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慮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
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
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不同傑然
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
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之制御之術以稱
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
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
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
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
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
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
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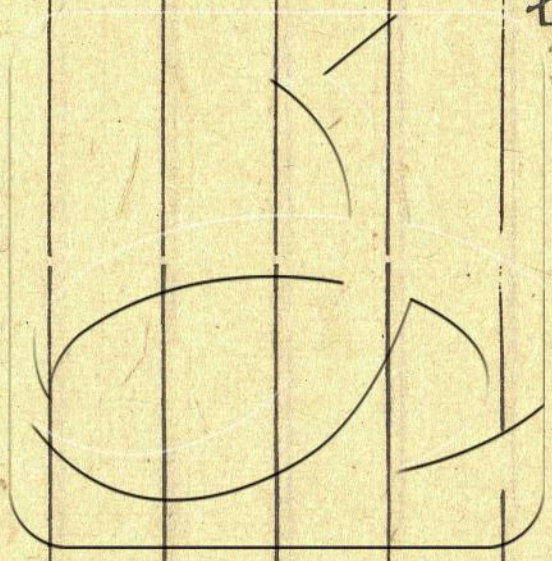
用之可也昔者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
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
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約期
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
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
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
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
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
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
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
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
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
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
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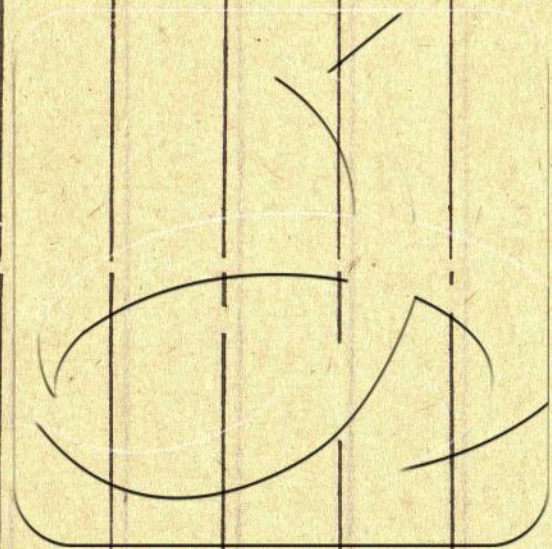
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有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二卜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旣不能接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

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其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以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嘉祐集卷四終

衡論



衡論中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爲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爲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

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不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邪民譽之歌之不賢邪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裏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搥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邪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檣杪饕餮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詆訐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筆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南廣川峽實爲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南廣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悖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南廣川峽則例以爲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寫謫量移往往而

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南廣川峽而其人亦以南廣川
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
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
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知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爲要害土之
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絺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
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屨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
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廉吏矣
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
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
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
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
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地者吏不
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荆南廣川峽旣爲天下
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爲南廣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
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贖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
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粟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
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蹙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
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

嘉祿集卷五
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賊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忤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

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忽之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

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雋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大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雋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奸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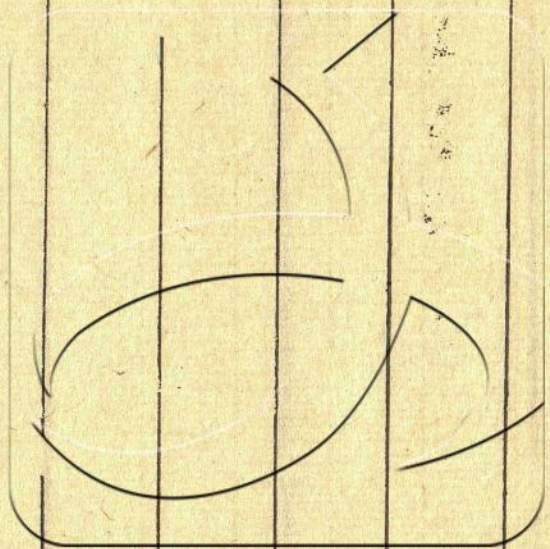
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祖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爲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爲犬彘之行不肯爲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俛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飾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貫忍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苟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更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養才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爲仁孑孑然
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
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非義人
是非信人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
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
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
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擥以
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

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疎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畱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樵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邪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旣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日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

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
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
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
有曰議能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
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
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怨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賞其
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
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
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
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
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
出矣



嘉祐集卷之六

衡論下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

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已意今之法若鸞屨旣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

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皆知畏避而其間

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繩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

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旣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訶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執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

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議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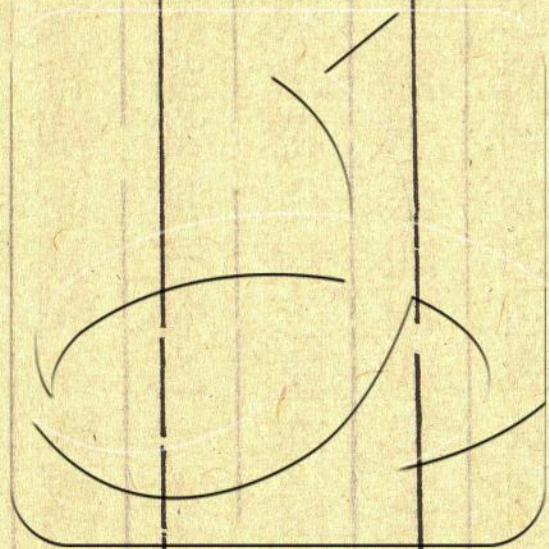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夫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爲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爲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爲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爲刑統毫釐輕重明辯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爲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爲仁義而其所以不若

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
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閭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
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則亦有由矣法之公
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况法律之間又
不能無失其何以爲治今天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
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配隸竝笞而偕戮則大臣無恥而朝
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
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
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

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
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况以其官而除
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
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而
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
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邪去死
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爲誠殺人者邪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
實也故有啓姦之費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
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

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於甸人雖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於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爲富強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潰其肌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爲也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吏叫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蓄虎豹圜檻一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爲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旣已薄矣况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爲凶

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
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蠶爲我兵吾衣食爾他口
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
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爲亂不可得
也旣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其上欲其不爲亂亦不可得也且
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不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
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
數奈何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
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
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
府兵其利旣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
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涅手之制天
下遂以爲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棄視齊
民如越人矣太祖旣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
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
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與
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
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迄唐或開屯田或

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患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畜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

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其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旣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

無乃薄於吏與公平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爲兵况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繇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二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感感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

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

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以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為不然

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
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一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
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
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
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
田又必兼脩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
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
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
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

谿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
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
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
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
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
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
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
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出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
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

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
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
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之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
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
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
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
而不禁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
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
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
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
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
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
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